

南湖新闻丛书

彩
笔
洒
下
南
湖
情

邵昶
著

宁 波 出 版 社

南湖新闻丛书

彩笔洒下南湖情

邵 昶 著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 飞 廖维勇
封面设计 孙欢涛

南湖新闻丛书
彩笔洒下南湖情 (通讯选集)
邵 昶 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嘉兴日报印刷厂印刷
(嘉兴市中山西路 265 号 邮编:314001)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1.25 字数:653000 字 印数:1—1500 册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2—172—8/G·76

全套定价: 39 元

《南湖新闻丛书》总序

吴 騫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作,《南湖新闻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嘉兴历史上的第一套新闻丛书。

编印这套丛书,起因于一位老报人的建议。他吃“新闻饭”近四十年,临退休时无其它要求,只是郑重向组织上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记协或报社扶持一把,将自己一生发表的新闻作品择优结集出版。这个建议引起了报社党委、编委的重视,决定把嘉兴日报创刊以来历年的获奖新闻作品、有代表性的新闻业务论文、名牌小言论“众言录”集萃、近年来“总编荐文”选集以及几位同志初具规模的个人作品专著成套编成《南湖新闻丛书》,为红船旁的党报留下一个印记。

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曾说:“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个抱负就是用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从本质意义上讲,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因为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群众造福。所以从群众中提出来的问题,也应该是党的工作中需要着

重解决的问题。党报是一级党委的机关报。党报既要讲权威性、指导性,又要讲可读性、实用性;既要当好党委政府的喉舌,又要为读者群众服务好。努力使党报办得上下两满意,是党报宣传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党报新闻工作者穷毕生精力研究实践的重要课题。

在当前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直面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党报要清醒地处理好以办报为中心和一手抓报业经营、一手抓队伍建设的关系。这“一个中心两手抓”是现代报人的基本功。振兴报业经济,壮大党报实力,可以为办好报纸提供丰富的财力资源和物质基础;提高队伍素质、加强内部管理,可以为办好报纸提供充分的人才资源和组织保障。有人比喻,办报和经营就像自行车的前后轮,前轮管导向,后轮管动力,最终靠骑车人把握方向盘,使劲踩车轮,才能使车子协调快速前进。这是对现代报人的最佳写真。

改一句孔圣人的名言,“读”而不思则惘,思而不“读”则殆。

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创造新世界。

编印这套《南湖新闻丛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记录成绩,展现本报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的主要作品;二是寻找动力,从新的更高的起点拓展继续前进的领域。相信再过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新一代报人会在此基础上编印出更丰厚更优秀的《南湖新闻丛书》。

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

目 录

《南湖新闻丛书》总序.....	吴 骞(1)
女儿的婚事.....	(1)
“一大”会址觅踪记.....	(9)
富士日记	(16)

【五十年代】

新塍补习学校	(30)
窑火熊熊	(33)
不夜的新塍镇	(35)

【六十年代】

做群众的知心人	(38)
连选连任的好队长	(44)
南湖新貌	(47)
常青树	(58)
孙叔明以侍候人为荣	(61)
钱师傅探亲	(63)
众人是圣人	(70)
锡标卖猪	(75)
迎春图	(79)
柴中取料记	(81)
农家一日	(85)
好犁见匠心	(89)
“穿针引线”	(93)

书记和队长	(98)
三个出色的内当家	(105)
有粮有钱 一片兴旺	(109)
奋战一年实现八百斤	(114)
良山是面好镜子	(117)
高照公社干部学良山	(121)
且看今日“良山”的干劲	(128)
立志做红色少年	(133)
营业员推磨加工细盐	(137)
这里有了“电”	(139)
治虫前线一哨所	(143)
从孩子的名字想起的	(146)
迎春篇	(149)
塘汇镇的红色宣传员活动	(153)
从“过得去”到“过不去”	(157)
“我们做的是社会主义生意”	(161)
为啥要修订鲜鱼收购合同	(166)

【七十年代】

治虫“侦察兵”	(169)
雨声	(172)
怎样为实现总任务多作贡献	(176)
加强经济分析 促进增产增收	(180)

【八十年代】

不尚空谈 勇于实践	(182)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87)
姑娘为啥爱上大饼师傅?	(194)

年轻的“扞脚大夫”.....	(197)
无角南湖菱.....	(200)
五芳斋“粽子大王”.....	(204)
雨露·课堂·熏陶.....	(208)
让“海鸥”展翅浦江.....	(213)
食堂里的“金嗓子”.....	(216)
龟族觅奇.....	(218)
纺织之乡见闻.....	(222)
浓茶一壶传信息.....	(225)
幸存者的喜悦.....	(228)
嘉兴的桥.....	(232)
开放为了多出口 出口就得有拳头.....	(235)
秋泾桥粮站一日.....	(238)
豆腐市面.....	(240)
嘉兴从内联中找到了活路.....	(242)
政策反馈的“窗口” 思想工作的“桥梁”.....	(245)
桐乡县出现新型农业服务体系.....	(249)
查秤记.....	(252)
聚集在党的旗帜下.....	(255)
多让家鱼“游”向外荡.....	(260)
“冰箱热”引出的思考.....	(263)
嘉兴乡镇企业考察团随行记.....	(268)
把嘉兴推到国际市场上去.....	(272)
秀丽的嘉兴风光.....	(276)
含笑进千家.....	(279)
“盗公风”何其疯狂.....	(281)

【九十年代】

彩笔洒下南湖情..... (285)

写龟与养龟..... (291)

女儿的婚事

去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浙江日报》上刊登了《三请娘舅吃喜酒》这篇文章以后，有许多人说我做得对。我想，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我们每一个做娘舅的人，对外甥的婚事都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就在那辰光，也有人这样说：“拢着手看戏，说说别人容易，自己做做难呀！文龙的女儿也快要结婚了，看他是‘新法’还是‘老法’！”

现在，我就来谈谈我是怎样对待女儿的亲事的。

收这种礼是不光彩的 ——一劝老娘亲退回定礼

正月底，我女儿杨桃妹，和本大队第十生产队的钱小观相识了。后来听说男家就要来订婚，我就先和钱小观讲好，千万不要用什么聘金、定礼的。谁知道，二月初八这天，介绍人朱宝泉、朱明清还是担着一副“礼担”来定亲了。我顺手打开来一看：鸡呀、鱼呀、肉呀……虽然数量不多，旧礼却件件都有。

我心里耐不住，开口了：“你们呀，怎么又是挑挑抬抬的。不是早说过，今后订婚时，只要上公社去登记登记就行啦。哪晓得你们又用‘老法’了！……”

前半间，我正在责怪介绍人，可后半间，我七十八岁的老

娘亲，急得蹬足踏地，就在这种日子里，不能说“破话”。后来，她老人家听到我要把肉、鱼都退回去，婆媳俩就咬咬“小耳朵”，把红纸包里的三十二元“礼钱”留下来，想瞒过我的眼睛。

我晓得还有收“礼钱”的事，就对母亲说：

“妈，我们不该收礼钱呀！”

我妻子听到这话，出来“打圆场”了：“桃妹爹，这点礼钱并不多，也是小观的一片心意！”

“不，礼钱虽少，社会风气事大，就是一元钱也不能收！”

我娘好像听不进去，板起面孔说：“收礼钱，是世代代的老规矩。这笔钱是‘曹操做寿，贺礼实收’——用不着退的！天下哪有这种人，辛辛苦苦养大了女儿，不收一点‘身价’钱？”

“拿‘身价’钱？妈，这不是从前啊！新社会里是不应该这样办了。打个比方说，卖猪、卖牛要收钱的，公平交易；女儿出嫁怎么可以收‘身价’钱呀？这不是自己看轻自己的女儿么？”

这些话说到老人家的心窝里了，她不觉点点头，“嗯”了一声。

我说：“妈呀，我们当干部的好比是船头上的一盏灯，自己的一举一动，队里的群众都看得很清楚。你也常说，‘上梁不正，下梁要歪’。干部种田、做生活要带头，办亲事移风易俗也要带头，反对‘老法’，提倡‘新法’。你说对吗？”

娘终于被说服了，同意把三十二元钱还给小观，不收这种礼了！

应该享什么样的福 ——二劝女婿不要早婚

不久前，听说小观到镇上去买床了。他才二十二岁啊，难

道就准备结婚了吗？我回到家里，娘对我说，前几天小观已经托人来说过了，顶好是明年正月里结婚。理由是：他只有独个人，下田去干活，家里没人照顾。实际情况虽说是这样，不过青年人正在长进的时候，太早结婚总是弊多利少。后来碰到小观，我就对他说了一番晚婚的好处。他当面没说什么。谁晓得隔了几天，他又托人来提起婚事了。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后来，从女儿口里了解到，原来他想“早点结婚，早点养儿子。到四十三岁的时候，儿子‘出山’了，就可以享儿子的福了。”

原来是这样！从我平时和青年们接触中了解到，这种思想还是有代表性的。我是一个党支部书记，有责任帮助、教育他们。于是，我打定主意要和小观谈谈。可是，那些天，不知怎的，小观好像和我有什么别扭似的，不大容易说得上话。我心里一直像搁着块石头。

一天，听邻居说小观病了。我心里着实担忧，单身汉病了，衣食冷热缺人照顾哪！我马上吩咐女儿，要她和我娘一起去照顾他几天。桃妹一到小观家，小观的思想通了一半。这倒不是小伙子看到了意中人的缘故，而是解开了结在小观心里的一个疙瘩：原来，他认为我向他说晚婚的好处，只是些大道理，真正的目的恐怕是为了自己家里不减少劳动力。如今，我叫桃妹去照顾他了，他立刻感到自己的猜疑是多余的。

这以后，我讲的话，小观几乎句句爱听了。有一次，我开门见山地问：“你们不是说，早结婚，早生孩子，可以早享福吗？”他面孔红到脖子根，一句话也不说。我索性和他讲讲明白：“要享福，应该享社会主义的福，没有集体的福，哪有个人的福！在解放前，你爹娘生下你们兄弟三个，你最小，还不是仍旧过着苦日子，哪里享得到解放以后车水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福

呀！所以，我们真正要享福，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搞好集体生产，建设好社会主义。眼前，你是队里的青年积极分子，桃妹是电动机手，正是为社会主义出力的辰光，要是结了婚，不会有影响吗？”

这一回，他算真弄懂了该享什么福的道理。他还对我说了不少因为结婚过早，影响劳动和工作的例子。譬如，他们经常同道的一个姓陈的共青团员，结婚以前是大队里的妇女积极分子，每样事情都跑在妇女群众的前面。一九六〇年她结了婚，三年工夫生了两个孩子，现在来开会，左手拉一个，右手抱一个，干工作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说着，小观的思想开朗了，接着就说：“好，我一定延迟婚期，把栏里养着的‘喜酒猪’卖给国家！”

讲排场要体面是旧习气 ——三劝女婿讲求节约

隔了一个星期，我顺便到小观家里去转转。走近栏棚一看，猪还在。他对我说：“邻居劝我，喜事总有一天要办的，猪养得大一点，肉也可以多杀几斤。”

我讲了一阵道理，小观却没有作肯定的回答。回转一打听，原来小观知道我和桃妹娘结婚的时候，也摆喜酒；认为现在的生活与过去比比，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了，要是一点没排场，真是不体面的。

钟不敲不响，过去的事前人不说后人不知。我把那时摆的几桌“苦命酒”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向小观和桃妹说了一遍。

我九岁那年，父亲病死了。我妻子顾阿趣的母亲也死了。

生活实在没法过下去，两户人家多一个烟囱多一把柴火，就这样合一家了。我二十岁那年，我娘原打算要我和阿趣向长辈拜个礼就算成亲。谁知道，这种打算被当地的恶霸马志荣知道了，他磨磨狼牙说：“这种做法，一股穷相，明明是败我们全圩百姓的门风！要是不摆酒，我就不‘认账’！”

我说：“妈，我们办婚事，用不着他认账不认账的！”娘说：“文龙呀，忍口气吧，鸡蛋怎能去碰石头？他是这里的有势人，谁家办婚丧喜事，如果不请他吃酒，不是东头吃亏，总是西头要倒霉的。”听娘这么一说，为了自己的亲事，我心里好比十字路口开片肉店，一直挂肚挂心挂肠，连晚上都睡不着。

婚期前的一个星期，这个恶霸老虎颈上戴佛珠，硬充善人的模样，来问了：“文龙，恭喜你啦，啥日脚吃喜酒呀？手头如果铜钱紧，到我家来背米！”

这一来，真是船头上逼马，弄得我们一家人走投无路了。结果，我娘只好跪跪拜拜向这个恶霸借了四石“青苗米”，摆了六桌“苦命酒”。谁晓得，酒为他摆，米向他借，高利贷由他算，年年还账，年年利上加利，一直到解放前的那一年，他的那把“刮民算盘”一打，还说欠他一石米。……

说完这段苦史，小观的眼眶都湿了。但不知怎的，他突然又兴奋起来，说：“过去我们穷，办不起喜酒；解放后靠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眼下，猪是自己养的，粮食又丰收了，我们争口气，三亲四眷都‘拢拢’，又体面又热闹，不是很好吗？”

“不，我们新社会里的人，不能争这种旧习气，要争就要争勤俭节约的新风气！”接着，我又从远到近，举了许许多多的事实，说明结婚一定要大摆酒席这种习气，是受了剥削阶级思想

的影响，而绝不是劳动人民勤俭朴实的本色。小观连连点头说对，并且也认识到，结婚摆酒席，讲排场，就是浪费。

第二天清早，小观“呜溜溜！呜溜溜”地把这头一百多斤重的“喜酒猪”捉上船，去卖给国家了。

新社会不会说“你是走上门的”

——四劝女儿破除封建思想

做好前面这些工作，我满以为女儿亲事这桩“心事”总可以放下了。哪晓得，几千年的封建思想，随时随地还会在青年人的脑子里作怪。

一天，我去第八、第六等生产队，劝说社员结婚不要坐花轿，不要摆酒席的时候，他们老是说：“好的，文龙你放心吧，我们也用河泥船坐坐好了！”起初我听到这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越想越觉得弦外有音。隔了几天，有些心直口快的社员对我说：“用河泥船坐坐好了，这是你女儿说的。”

回到家里，我认真地问：

“桃妹，为啥还要坐河泥船？”

“河泥船又不花钱的！”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个圈，可一时又摸不透女儿的心思。过后，还是我妻子露的风，她说：“桃妹听祖母说的，没有轿子抬，就用船儿摇，船不摇，就是长辈抱着到白场上兜个圈子也好的。总之，踏上夫家第一步的时候，总归要两脚不落泥。要不，今后过日子，里里外外有句把口角，别人会说，‘你是走上门来的，不是花花轿子抬上门来的！’桃妹还说：阿爹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坐花轿不像样；妈呀，用河泥船摆一渡也好，以后

说起来，总不是走上门的。”

女儿要坐“河泥船”的思想根子找到了。我想：拔掉这封建思想的老根，也是我支部书记的任务。于是，趁工作之余，我找女儿讲了一番道理。我说：“桃妹呀，时代不同了，在新社会里，没有人会说你是走上门来的！”她爽爽快快地问：“为啥呢？”我说：“这句话是在旧社会里起作用的。那辰光，婚姻由父母包办，人们说什么‘糯米不是米，女人不是人’，妇女好像是男人口袋里的一只烟斗，男的喜欢烧烧红，女的只好唱个‘吱吱吱！’男的喜欢敲敲响，女的只好唱个‘卜卜卜！’真是低人一等，受人欺压。解放后，妇女翻身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大家都是一家的主人，根本用不着说谁是走上门来的。何况，你与小观都是在劳动中相识的，更不会有人说你自己走上门去的。”这么一说，我女儿也觉得结婚一定要坐花轿、河泥船的想法，是很不对的了。

现在，我深深地感觉到，在办这桩新事里遇到的斗争，看起来是和我的母亲、女儿、女婿在争论，其实是同残余的封建思想在开展剧烈的斗争。我想，我们每一个革命干部，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人，都应该从自己的脑子里，从下一代的脑子里，彻底地拔掉这条“老根”，树立新风气，提倡晚婚，提倡俭朴办婚事。

（本文为嘉兴县新篁勤丰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文龙代笔。原载1964年1月9日《浙江日报》一版，配发评论《怎样对待旧礼俗》；1月29日《人民日报》四版转载，配发署名文章《解开旧网扣，树立新风尚》；同年第3期《中国青年》杂志转载，配发署名文章《破除旧习俗，创立新风尚》；4月份被选入中国作家

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新花红似火》一书；5月份浙江人民出版社以《儿女婚事》为书名编印出版；当年又被选入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东方红》文选；1989年9月又选入《浙江新闻作品精选》一书。）